

一刻拍案惊奇
(下)

中国古典名著全集

二刻拍案惊奇

【下】

明·凌濛初/著

远方出版社

第二十卷 贾廉访赈行府牒 高功夫阴摄江巡

诗云：

世人结交须黄金，黄金不多交不深。

纵令然诺暂相许，终是悠悠行路心。

这四句乃是唐人之诗。说天下多是势利之交，没有黄金成不得相交。这个意思还说得浅，不知天下人，但是见了黄金，连那一向相交人也不顾了。不要说相交的，总是至亲骨肉，关着财物面上，就换了一条肚肠，使了一番见识，当面来弄你，算计你，几时见为了亲眷，不要银子做事的？几曾见眼看亲眷富厚，不想来说法要的？至于撞着有些不测事体，落了患难之中，越是平日往来密的，头一场先是他骗你起了。

直隶常州府武进县有一个富户，姓陈名定。有一妻一妾：妻巢氏，妾丁氏。妻已中年，妾尚少艾。陈定平日情分在巢氏面上淡些，在丁氏面上浓些，却也相安无话。巢氏有兄弟巢大郎，是一个鬼头鬼脑的人，奉承是姊夫、姊姊好。陈定托他掌管家事，他内外揽权，百般欺侵，巴不得姊夫有事，就好科派用度，落来肥家。一日巢氏偶染一病，大凡人病中性子，易得惹气，又且其夫有妾，一发易生疑忌，动不动就呕气。说道：“巴不得我死了，让你们自在快乐，省做你们眼中钉！”那陈定男人家心性，见大娘子有病在床，分外与小老婆肉麻的榜样，也是有的。遂致巢氏不堪，日遂嗔恼骂詈。也是陈定与丁氏合该悔气，平日既是好好的，让他是个病人，忍耐些个罢了。陈定见他聒絮不过，回答他几句起来。巢氏倚了病势，要死要活的，颠了一场。陈定也没好气的，也不来管他好歹。巢氏自此一番，有增无减。陈定慌了，

竭力医祷无效，丁氏也自尽心伏侍，争奈病通犯拙，毕竟不起，呜呼哀哉了。

陈定平时家里饱暖，妻妾享用，乡邻人忌克他的多，看想他的也不少。今闻他大妻已死，有晓得他病中相争之事的，来挑着巢大郎道：“闻得令姊之死，起于妻妾相争。你是他兄弟，怎不执命告他？你若进了状，我邻里人家，少不得要执结人命虚实，大家有些油水。”巢大郎是个乖人，便道：“我终日在姊夫家里走动，翻那面皮不转。不若你们声张出首，我在里头做好人，少不得听我处法，我就好帮衬你们了。只是你们要硬着些，必是到得官，方起发得大钱。只说过了，处来要对分的。”邻里人道：“这个当得。”两个写开合同。

果然邻里间合出三四个要有事、怕太平的人来，走到陈定家里喧嚷说：“人命死得不明，必在经官，人不得殛！”巢大郎反在里头劝解，私下对陈定说：“我是亲兄弟，没有说话，怕他外人怎的？”陈定谢他道：“好舅舅，你退得这些人，我自重谢你。”巢大郎即时扬言道：“我姊姊自是病死的，有我做兄弟的在此，何劳列位多管！”邻里人自有心照，晓得巢大郎是明做好人之言，假意道：“你自私受软口汤，到来吹散我们，我们自有说话处。”一哄而散。陈定心中好不感激巢大郎，怎知他却暗里串通地方，已自出首武进县了。

武进县知县是个贪夫，其时正有个乡亲在这里打抽丰，未得打发。见这张首状，是关着人命，且晓得陈定名字，是个富家，要在他身上设处些，打发乡亲起身。立时准状，金牌来拿陈定到官，不由分说，监在狱中。陈定急了，忙叫巢大郎到监门口，与他计较，叫他快寻分上。巢大郎正中机谋，说道：“分上固要，原首人等也要洒派些，免得他每做对头，才好脱然无累。”陈定道：“但凭舅舅主张，要多少时，我写去与小妾，教他照数付与舅舅。”巢大郎道：“这个定不得数，我去用看，替姊夫省得一分

是一分。”陈定道：“只要快些完得事，就多着些也罢了。”巢大郎别去，就去寻着了这个乡里，与他说倒了银子，要保全陈定无事。陈定面前说了一百两，取到了手，实与得乡里四十两。乡里是要紧归去之人，挑得篮里便是菜，一个信送将进去，登时把陈定放了出来。巢大郎又替他说合地方邻里，约费了百来两银子，尽皆无话。少不得巢大郎又打些虚账，又与众人私下平分，替他做了好些买卖，当官归结了。

乡里得了银子，当下动身回去。巢大郎贪心不足，想道：“姊夫官事，其权全在于我，要息就息。前日乡里分上，不过保得出狱，何须许多银子？他如今已离了此处，不怕他了，不免赶至中途，倒他的出来。”遂不通陈定知道，竟连夜赶到丹阳，撞见乡里正在丹阳写轿，一把扭住，讨取前物。乡里道：“已是说到见效过的，如何又来番账？”巢大郎道：“官事问过，地方原无词说，尸亲愿息，自然无事的。起初无非费得一保，怎值得许多银子？”两不相服，争了半日，巢大郎要死要活，又要首官。那个乡里是个有体面的，忙忙要走路，怎当得如此歪缠！恐怕惹事，忍着气拿出来还了他。巢大郎千欢万喜转来了。

乡里受了这场亏，心里不甘，捎了便信，把此事告诉了武进县知县。知县大怒，出牌重问，连巢大郎也标在牌上，说他私和人命，要拿来出气。巢大郎虚心，晓得是替乡里报仇，预先走了。只苦的是陈定，一同妾丁氏，俱拿到官，不由分说，先是一顿狠打，发下监中。出牌吊尸，叫集了地方人等，简验起来。陈定不知是那里起的锅，没处设法一些手脚。知县是有了成心的，只要从重型罪，先吩咐仵作报伤要重。仵作揣摩了意旨，将无作有，多报的是拳殴脚踢致命伤痕。巢氏幼时喜吃甜物，面前牙齿落了一个，也做了硬物打落之伤，竟把陈定问了斗殴杀人之律。妾丁氏威逼期亲尊长致死之律，各问绞罪。陈定央了几个分上来说，只是不听。

丁氏到了女监，想道：“只为我一身，致使丈夫受此大祸，不若做我一个不着，好歹出了丈夫。”他算计定了，解审察院，见了陈定，遂把这话说知。当官招道：“不合与夫妻厮闹，手起凳子打落门牙，即时晕地身死，并与丈夫陈定无干。”察院依口词，驳将下来，刑馆再问，丁氏一口承认。丁氏晓得有了此一段说话在案内了，丈夫到底脱罪。然必须身死，问官方肯见信，作做实据，游移不得，亦且丈夫可以速结。是夜在监中自缢而死。狱中呈报，刑馆看详巢氏之死，既系丁氏生前招认下手，今已惧罪自尽，堪以相抵，原非死后添情推卸，陈定止断杖赎发落。

陈定虽然死了爱妾，自却得释放，已算大幸。一喜一悲，到了家内，方才见有人说巢大郎许多事迹：“这件是非，全是他起的，在里头打偏手使用。得了偌多东西还不知足，又去知县乡里处拔短梯，故重复弄出这个事来，他又脱身去了，枉送了丁氏一条性命！”陈定想着丁氏舍身出脱他罪一段好情，不觉越恨巢大郎得紧了。只是逃去未回，不得见面。

后来知县朝觐去了，巢大郎已知陈定官司问结，放胆大了，喜气洋洋转到家里。只道陈定还未知其奸，照着平日光景前来探望。陈定虽不说破什么，却意思冷淡了好些。巢大郎也看得出。且喜财物得过，尽勾几时的受用，便姊夫怪了，也不以为意。岂知天理不容，自见了姊夫归家来，他妻子便癫狂起来，口说的多是姊姊巢氏的说话，嚷道：“好兄弟，我好端端死了，只为你要银子，致得我粉身碎骨，地下不宁。你快超度我便罢，不然，我要来你家作祟，领两个人去。”巢大郎惊得只是认不是讨饶，去请僧道念经设醮。安静得两日，又换了一个口声，道：“我乃陈妾丁氏，大娘病死，与我何干？为你家贪财，致令我死于非命，今须偿还我！”巢大郎一发惧怕，烧纸拜献，不敢吝惜，只求无事，怎当得妻妾两个，推班出公，递换来扰。不勾几时，把所得之物，干净弄完，宁可赔了些。又不好告诉得人，姊夫那里又不

作准了，恹恹气色，无情无绪，得病而死。此是贪财害人之报。可见财物一事，至亲也信不得，上手就骗害的。

小人如今说着宋朝时节一件事，也为至亲相骗，后来报得分明，还有好些稀奇古怪的事，做一回正话。

利动人心不论亲，巧谋赚取囊中银。

直从江上巡回日，始信阴司有鬼神。

却说宋时靖康之乱，中原士大夫纷纷避地，大多尽入闽广之间。有个宝文阁学士贾谿之弟贾谋，以勇爵入官，宣和年间曾为诸路廉访使者。其人贪财无行，诡诈百端，移来岭南，寓居德庆府。其时有个济南商知县，乃是商侍郎之孙，也来寄居府中。商知县夫人已死，止有一小姐，年已及笄。有一妾，生二子，多在乳抱。家资颇多，尽是这妾掌管。小姐也在里头照料，且自过得和气。贾廉访探知商家甚富，小姐还未适人，遂为其子贾成之纳聘，娶了过门。后来商知县死了，商妾独自一个管理内外家事，抚养这两个儿子。商小姐放心不下，每过十来日即到家里，看一看两个小兄弟，又与商妾把家里遗存黄白东西在箱匣内的，查点一查点，及逐日用度之类，商量计较而行，习以为常。

一日商妾在家，忽见有一个承局打扮的人，来到堂前，口里道：“本府中要排天中节，是合府富家大户，金银器皿，绢缎绫罗尽数关借一用，事毕一一付还。如有隐匿不肯者，即拿家属问罪，财物入官。有一张牒文在此。”商妾颇认得字义，见了府牒，不敢不信。却是自家没有主意，不知该应怎的。回言道：“我家没有男子正人，哥儿们又小，不敢自做主，还要去贾廉访宅上，问问我家小姐与姐夫贾衙内，才好行止。”承局打扮的道：“要商量，快去商量！府中限紧，我还要到别处去，催齐回话的，不可有误！”商妾见说，即差一个当直的，到贾家去问。须臾来回信道：“小人到贾家，入门即撞见廉访相公，问小人来意。小人说要见姐姐与衙内。廉访相公道：‘见他怎的？’小人把这里的事说

了一遍。廉访相公道：‘府间来借，怎好不与？你只如此回你家二娘子就是。小官人与娘子处，我替你说知罢了。’小人见廉访是这样说，小人就回来了。因恐怕家里官府人催促，不去见衙内与姐姐。”商妾见说得廉访相公教借与他，必是不妨，遂照着牒文所开，且是不少。终久是女娘家见识，看事不透，不管好歹，多搬出来，尽情交与这承局打扮的道：“只望排过节，就发来还了，自当奉谢。”承局打扮的道：“那不消说。官府门中，岂肯少着人家的东西？但请放心。把这张牒文留下，若有差池，可将此做执照，当官票领得的。”当下商妾接了牒文，自去藏好。这承局打扮的，捧着若干东西，欣然去了。

隔了几日，商小姐在贾家来到自家屋里，走到房中，与商妾相见了，寒温了一会，照着平时，翻翻箱笼看。只见多是空箱，金银器皿之类，一些也不见，到有一张花边栏纸票在内。拿起来一看，却是一张公牒。吃了一惊，问商妾道：“这却为何？”商妾道：“几日前有一承局打扮的，拿了这张牒文，说府里要排天中节，各家关借东西去铺设。当日奴家心中疑惑，却教人来问姐姐、姐夫。问的人回来说，撞过老相公，说起道：‘是该借的。’奴家依言，借与他去。这几日望他拿来还我，竟不见来。正要来与姐姐、姐夫商量的了，往府里讨去，可是中么？”商小姐面如土色，想道：有些尴尬！不觉眼泪落下来道：“偌多东西，多是我爹爹手泽，敢是被那个拐的去了？怎的好？我且回家与贾郎计较，查个着实去。”

当下亟望贾家来，见了丈夫贾成之，把此事说了一遍。贾成之道：“这个姨娘也好笑，这样事，何不来问问我们，竟自支分了去。”商小姐道：“姨姨说来，曾叫人到我家来问，遇着我相公，问知其事，说是该借与他，问的人就不来见我，竟自去回了姨姨。故此借与他去的。”贾成之道：“不信有这等，我问爹爹则个。”贾成之进去问父亲廉访道：“商家借东西与府中，说是来

问爹爹，爹爹吩咐借他，有此话么？”廉访道：“果然府中来借，怎好不借？只怕被别人狐假虎威诓的去，这个却保不得他。”贾成之道：“这等索向府中当官去告，必有下落。”

遂与商妾取了那纸府牒，在德庆府里下了状子。府里太守见说其事，也自吃惊。取这纸公牒去看，明知是假造的，只不知奸人是那个。当下出了一纸文书，给与缉捕使臣，命商家出五十贯当官赏钱，要缉捕那作不是的。访了多时，并无一些影响。商家吃这一闪，差不多失了万金东西，家事自此消乏了。商妾与商小姐但一说着，便相对痛哭不住。贾成之见丈人家里零替如此，又且妻子时常悲哀，心里甚是怜惜，认做自家身上事，到处出力，不在话下。谁知这赚去东西的，不是别人，正是：

远不远千里，近只在眼前。

看官，你道赚去商家物事的，却是那个？真个是人心难测，海水难量。原来就是贾廉访。这老儿晓得商家的资财，又是孤儿寡妇，可以欺骗。其家金银什物，多曾经媳妇商小姐盘验，儿子贾成之透明知道。因商小姐带回数目一本，贾成之有时拿出来看，夸说妻家富饶。被廉访留心，接入手去，逐项记着。贾成之一时无心，难道有什么疑忌老子不成？岂知利动人心，廉访就生出一个计较，假着府里关文，着人到商家设骗。商家见所借之物，多是家中有的，不好推掉，又兼差当值的问，就问着这个日里鬼，怎不信了？此时商家决不疑心到亲家身上，就是贾成之夫妻二人，也只说是神棍弄了去，神仙也不诓是自家老子。所以借多时，缉捕人那里访查得出？

说话的，依你说，而今为何知道了？看官听说，天下事欲人不知，除非莫为。廉访拐了这主横财到手，有些毛病出来。俗语道：偷得爷钱没使处。心心念念要拿出来兑换钱钞使用。争奈多是见成器皿，若拿出来，怕人认得，只得把几件来熔化。又不好托得人，便烧化了炭，亲自坯销。销开了，却没处倾成锭子，他

心生了一计，将毛竹截了一段小管，将所销之银，倾将下去，却成一个圆饼，将到铺中兑换钱钞。

铺中看见廉访家里近日使的，多是这竹节银，再无第二样。便有时零鏹了将出来，那圆处也还看得出。心里疑惑，问那家人道：“宅上银两，为何却一色用竹筒铸的？是怎么说？”家人道：“是我家廉访手自坏销，再不托人的。不知为着什么缘故？”三三两两传将开去，道：“贾家用竹筒倾银用，煞是古怪。”就有人猜到商家失物这件事上去，却是他两家儿女至亲，谁来执证？不过这些人费得些口舌，有的道：“他们只当一家，那有此事？”有的道：“官宦人家怕不会唤银匠倾销物件，却自家动手。必是碍人眼目的，出不得手，所以如此。况且平日不曾见他这等的，必然蹊跷。”也只是如此疑猜，没人凿凿说得是不是。至于商家连疑心也不当人子，只好含辛忍苦，自己懊悔怨怅，没个处法。缉捕使臣等听得这话，传在耳朵里，也只好笑笑，谁敢向他家道个“不”字？这件事只索付之东流了。只可笑贾廉访堂堂官长，却做那贼的一般的事！曾记得无名子有诗云：

解贼一金并一鼓，迎官两鼓一声锣。

金鼓看来都一样，官人与贼不争多。

又剧贼郑广受了招安，得了官位，曾因官员每做诗，他也口吟一首云：

郑广有诗献众官，众官与广一般般。

众官做官却做贼，郑广做贼却做官。

今日贾廉访所为，正似此二诗所言，“官人与贼不争多”，“做官却做贼”了。却又施在至亲面上，欺孤骗寡，尤为可恨！若如此留得东西与子孙受用，便是天没眼睛。看官不要性急，且看后来报应。

果然光阴似箭，日月如梭，转眼二十年。贾廉访已经身故，贾成之得了出身，现做粤西永宁横州通判。其时商妾长子幼年不

育，第三个儿子唤名商懋，表字功父，照通族排来，行在第六十五，同母亲不住德庆，迁在临贺地方，与横州不甚相远。那商功父生性刚直，颇有干才，做事慷慨，又热心，又和气。贾成之本意怜着妻家，后来略闻得廉访欺心赚骗之事，越加心里不安，见了小舅子十分亲热。商小姐见兄弟小时，母子伶仃，而今长大知事，也自喜欢他。所以成之在横州衙内，但是小舅子来，千欢万喜，上百两送他，姐姐又还有私赠，至于与人通关节得钱的在外。来一次，一次如此。

功父奉着寡母过日，靠着贾家姐姐、姐夫恁地扶持，渐渐家事丰裕起来。在临贺置有田产庄宅，广有生息。又娶富人之女为妻，规模日大一日，不似旧时母子旅邸荒凉景况。过了几时，贾成之死在官上，商小姐急差人到临贺地方，接功父商量后事，诸凡停当过，要扶柩回葬。商功父撺掇姐姐道：“总是德庆，也不过客居，原非本籍。我今在临贺已立了家业，姐姐只该同到临贺寻块好地，葬了姐夫。就在临贺住下，相傍做人家，也好时常照管，岂非两便。”小姐道：“我是女人家，又是孑身孀居，巴不得依傍着亲眷。但是安居，便是住足之地。那德庆也不是我家乡，还去做甚？只凭着兄弟主张！就在临贺同住了，周全得你姐夫入了土，大事便定，吾心安矣。”

原来商小姐无出，有媵婢生得两个儿子，绝是幼小，全仗着商功父提拔行动。当时计议已定，即便收拾家私，一起望临贺进发。少时来到，商功父就在自己住宅边，寻个房舍，安顿了姐姐与两个小外甥。从此两家相依，功父母亲与商小姐两人，朝夕为伴，不是我到你家，便是你到我家，彼此无间。商小姐中年寡居，心贪安逸。又见兄弟能事，是件周到停当，遂把内外大小之事，多托与他执料，钱财出入，悉凭其手，再不问起数目。又托他与贾成之寻阴地，造坟安葬，所费甚多。商功父赋性慷慨，将着贾家之物作为己财，一律挥霍。虽有两个外甥，不是姐姐亲

生，亦且乳臭未除，谁人来稽查得他？商功父正气的人，不是要存私，却也只趁着兴头，自做自主，像心像意，那里还分别是你的我的！久假不归，连功父也忘其所以。贾廉访昔年设心拐去的东西，到此仍旧还与商家用度了。这是羹里来的饭里去，天理报复之常，可惜贾廉访眼里不看得见。

一日，商功父害了伤寒症候，身子热极，忽觉此身飘浮，直出帐顶，又升屋角，渐渐下来，恣行旷野，茫茫恰像海畔一般，并无一个伴侣。正散荡间，忽见一个公吏打扮的走来，相见已毕，问了姓名。公吏道：“郎君数未该到此，今有一件公事，郎君合当来看一看，请到府中走来。”商功父不知什么地方，跟着这公吏便走。走到一个官府门前，见一个囚犯，头戴黑帽，颈荷铁枷，绑在西边两扇门外。仔细看这门，是个狱门。但见：

阴风惨惨，杀气霏霏。只闻鬼哭神号，不见天清日朗。狰狞隶卒挨肩立，蓬垢囚徒侧目窥。凭教铁汉销魂，任是狂夫失色。

商功父定睛看时，只见这囚犯绑处，左右各有一人，执着大扇，相对而立，把大扇一挥，这枷的囚犯叫一声：“啊呀！”登时血肉糜烂，淋漓满地，连囚犯也不见，止剩得一个空枷。少顷须臾，依然如旧。功父看得浑身打颤，呆呆立着。那个囚犯忽然张目，大呼道：“商六十五哥，认得我否？”功父仓卒间不曾细认，一时未得答应。囚犯道：“我乃贾廉访也，生前做得亏心事颇多，今要一一结证，诸事还一时了不来得，你到此且与我了结一件，我昔年取你家财，阳世间偿还，已差不多了，阴间未曾结绝得，多一件多受一样苦。今日烦劳你写一供状，认是还足，我先脱此风扇之苦。”说罢，两人又是一扇，仍然起初狼籍一番。功父好生不忍，因听他适间之言，想起家里事体来道：平时曾见母亲说，向年间被人赚去家资万两，不知是谁？后来有人传说是贾廉访，因为亲眷家，不信有这事。而今听他说起来，这事果然是真了，所以受此果报。看他这般苦楚，吾心何安？况且我家受

姐夫许多好处，而今他家家事见在我掌握之中，原来是前缘合当如此。我也该递个结状，解他这一桩公案了。就对囚犯说道：“我愿供结状。”囚犯就求旁边两人，取纸笔递与功父。两人见说肯写结状，便停了扇不扇。功父看那张纸时，原已写得有字，囚犯道：“只消舅舅押个字，就是了。”功父依言，提起笔来写个花押，递与囚犯。两个就伸手来在囚犯处接了，便喝道：“快进去！”囚犯对着功父大哭道：‘今与舅舅别了，不知几时得脱？好苦！好苦！’一头哭，一头被两个执扇的人赶入狱门。

功父见他去了，叹息了一回，信步走出府门外来，只见起初同来这个公吏，手执一符，引着卒徒数百，多像衙门执事人役。也有搨旗的，也有打伞的，前来声喏，恰似接新官一般。功父心疑，那公吏上前，行起礼来，跪着禀白道：“泰山府君道：‘郎君刚正好义，既抵阴府，不宜空回，可暂充贺江地方巡按使者。’天符已下，就请起程。”功父身不自由，未及回答，吏卒前导，已行至江上。空中所到之处，神祇参谒，但见：华盖山、目岩山、白云山、荣山、歌山、泰山、蒙山、独山，许多山神；昭潭洞、平乐溪、考槃涧、龙门滩、感应泉、漓江、富江、荔江，许多水神，多来以次相见，待功父以上司之礼，各执文簿呈递。公吏就请功父一一查勘，查有境中某家肯行好事，积有年数，神不开报，以致久受困穷；某家惯作歹事，恶贯已盈，神不开报，以致尚享福泽；某家外假虚名，存心不善，错认做好人，冒受好报；某家迹蒙暧昧，心地光明，错认做歪人，久行废弃。以致山中虎狼食人，川中波涛溺人，有冥数不该不行分别，误伤性命的，多一一诘责，据案部判。随人善恶细微，各彰报应。诸神奉职不谨，各量申罚。诸神诺诺连声，尽服公平。迤迤到封州大江口，公吏禀白道：“公事已完，现有福神来迎，明公可回驾了。”就空中还至贺州，到了家里，原从屋上飞下，走入床中。一身冷汗，飒然惊觉，乃是南柯一梦！汗出不止，病已好了。功父伸一

伸腰，挣一挣眼，叫声：“奇怪！”走下床来。只见母、妻两人，正把玄天上帝画像挂在床边，焚香祷请。

原来功父身子眠在床上，昏昏不知人事，叫问不应，饮食不进，不死不活，已经七昼夜了。母、妻见功父走将起来，大家欢喜道：“全仗圣帝爷爷保佑之力。”功父方才省得公使所言福神来迎，正是家间奉事圣帝之应。功父对母妻把阴间所见这事，一一说来，母亲道：“向来人多传说，道是这老儿拐去我家东西，因是亲家，决不敢疑心。今日方知是真，却受这样恶报，可见做人，在财物上，不可欺心如此。”正嗟叹间，商小姐恰好到来，问兄弟的病信。见说走起来了，不胜欢喜。商功父见了姐姐，也说了阴间所见。商小姐见说公公如此受苦，心中感动，商议要设建一个醮坛，替廉访解释罪业。功父道：“正该如此。神明之事，灼然可畏。我今日亲经过的，断无虚妄。”

依了姐姐说，择一个日子，总是做贾家钱钞不着，建启一场黄簋大醮，起拔商、贾两家亡过诸魂，做了七昼夜道场。功父梦见廉访来谢道：“多蒙舅舅道力超拔，两家亡魂，俱得好处托生，某也得脱苦狱，随缘受生去了。”功父看去，廉访衣冠如常，不是前日蓬首垢面，囚犯形容。觉来与合家说道，商小姐道：“我夜来梦见廉访相公，说话也如此，可知报应是实。”功父自此力行善事，敬信神佛。后来年至八十余，复来见前日公吏，执着一纸文书，前来请功父交代。仍旧徒数百人簇拥来迎，一如前日梦里江上所见光景。功父沐浴衣冠，无疾而终，自然入冥路为神道矣。

周亲忍去骗孤孀，到此良心已尽亡。

善恶到头如不报，空中每欲借巡江。

第二十一卷 许察院感梦擒僧 王氏子因风获盗

诗云：

狱本易冤，况于为盗。

若非神明，鲜不颠倒。

话说天地间事，只有狱情最难测度，问刑官凭着自己的意思，认是这等了，坐在上面，只是敲打。自古道：箠楚之下，何求不得？任是什么事情，只是招了。见得说道重大之狱，三推六问，大略多守着现成的案，能有几个伸冤理枉的？至于盗贼之事，尤易冤人。一心猜是那个人了，便觉语言行动，件件可疑，越辨越象。除非天理昭彰，显应出来，或可明白。若只靠着鞠问一节，尽有屈杀了再无说处的。

记得宋朝隆兴元年，镇江军将吴超守楚州，魏胜在东海，与虏人相抗。因缺军中赏赐财物，遣统领官盛彦来取。别将袁忠，押了一担金帛，从丹阳来到。盛彦到船相拜。见船中白物堆积，笑道：“财不可露白。今满舟累累，晃人眼目如此。”袁忠道：“官物甚人敢轻觑？”盛彦戏道：“我今夜当令壮士来取了去，看你怎的？”袁忠也笑道：“有胆来取，任从取去。”大家一笑而别。是夜果有强盗二十余人，跳上船来，将袁将捆绑，掠取船中银四百锭去了。次日袁将到帅府中哭告吴帅，说：“昨夜被统领官盛彦，劫去银四百锭，且被绑缚，伏乞追还究治。”吴帅道：“怎见得是盛彦劫去。”袁将道：“前日袁忠船自丹阳来到，盛统领即来相拜。一见银两，便已动心。口说道：‘今夜当遣壮士来取去。’袁忠还道他是戏言，不想至夜，果然上船劫掠了四百锭去，不是他是谁？”吴帅听罢，大怒道：“有这样大胆的？”即是四个捕盗

人，将盛彦及随行亲校尽数绑来。军令严肃，谁敢有违。须臾一千人众，绑入辕门，到了庭下，盛统领请问得罪缘由。吴帅道：“袁忠告你带领兵校劫了他船上银四百锭，还说无罪？”盛彦道：“那有此事！小人虽然卑微，也是个职官，岂不晓得法度，干这样犯死的事？”袁忠跪下来证道：“你日间如此说了，晚间就失了盗，还推得那里去？”盛彦道：“日间见你财物太露，故此戏言，岂有当真做起来的？”吴帅道：“这样事岂可戏得？自然有了这意思，方才说那话。”盛彦慌了道：“若小人要劫他的，岂肯先自泄机？”吴帅怒道：“正是你心动火了，口里不觉自露。如此大事，料你不肯自招！”喝教用起刑来，盛彦杀猪也似叫喊冤屈。吴帅那里肯听，只是严加拷掠，备极惨酷。盛彦熬刑不过，只得招道：“不合见银动念，带领亲兵夜劫是实。”因把随来亲校逐个加刑起来，其间有认了的，有不认的。那不认的，落得多受了好些刑法，有甚用处？不由你不葫芦提一概画了招伏。及至追究原赃，一些无有，搜索行囊已遍，别无踪迹。又把来加上刑法，盛统领没奈何，信口妄言道：“即时有个亲眷到湖湘，已尽数付他贩鱼米去了。”吴帅写了口词，军法所系，等不得赃到成狱，三日内便要押付市曹，先行枭首示众。盛统领不合一时取笑，到了这个地位。正是：

浑身是口不能言，遍体排牙说不得。

且说镇江市上有一个破落户，姓王名林，素性无赖，专一在扬子江中做些不用本钱的勾当。有妻冶容年少，当垆沽酒，私下顺便结识几个倜傥的，走动走动。这一日，王林出去了，正与邻居一个少年在房中调情，搂着要干那话。怎当得七岁的一个儿子在房中顽耍，不肯出去。王妻骂道：“小业种，还不走了出去？”那儿子顽到兴头上，那里肯走。年纪虽小，也到晓得些光景，便苦毒道：“你们自要入口，干我甚事？只管来碍着我。”王妻见说着病痛，自觉没趣起来，赶去一顿栗暴，又将出去。小孩子被打

得疼了，捧着头号天号地价哭，口里“千人□万人□”的喊，恼得王妻性起，且丢着汉子，抓了一条面杖赶来打他。小孩子一头喊一头跑，急急奔出街心，已被他头上捞了一下。小孩子护着痛，口里嚷道：“你家干得什么好事？到来打我！好端端的灶头拆开了，偷别人家许多银子，放在里头遮好了。不要讨我说出来！”呜哩呜喇的正在嚷处，王妻见说出海底眼，急走出街心，拉了进去。早有做公的听见这话，走去告诉了伙计道：“小孩子这句话，造不出来的，必有缘故。目今袁将官失了银四百锭，冤着盛统领劫了，早晚处决，不见赃物。这个王林乃是惯家，莫不有些来历么？我们且去察听个消息。”约了五六个伙伴，到王林店中来买酒吃。吃得半阑，大叫道：“店主人，有鱼肉回些我们下酒。”王妻应道：“我店里只是腐酒，没有荤菜。”做公的道：“又不白吃了你们的，为何不肯？”王妻道：“家里不曾有得，变不出来，谁说白吃？”一个做公的便倚着酒势，要来寻非，走起来道：“不信没有，待我去搜看。”望着内里便走，一个赶来相劝，已被他抢入厨房中，故意将灶上一撞，撞下一块砖来，跌得粉碎。王妻便发话道：“谁人家没个内外，怎吃了酒，没些清头，赶到人家厨房中，灶砧多打碎了。”做公的回嗔作喜道：“店家娘子不必发怒，灶砧小事，我收拾好还你。”便把手去挽那碎处，王妻慌忙将手来遮掩道：“不妨事，待我们自家修罢。”做公的看见光景有些尴尬，不由分说，索性用力一推，把灶角多推塌了，里面露出白晃晃大锭银子一堆来，胡哨一声道：“在这里了！”众人一齐起身赶进来看见，先把王妻拴起，正要根究王林。只见一个人撞将进来道：“谁在我家罗唆？”众人看去，认得是王林，喝道：“拿住！拿住！”王林见不是头，转身要走，众做公的如鹰拿燕雀，将索来绑缚了。一齐动手，索性把灶头扒开，取出银子，数一数看，四百锭多在，不曾动了一些。连人连赃，一起解到帅府。